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通書

朱子曰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誠上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誠下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

不正曰邪不明不達曰暗且塞

誠幾德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不待學問勉强而

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故謂之聖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者也故謂之賢若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故以神名焉

姚舜牧曰此幾字昉于尚書著于周易而解在孔子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吉字下曷嘗有凶字哉而漢儒妄以爲闕後世因相踵而成訛蓋未深究尚書周公孔子之旨耳周公係屯三爻云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幾屬於

君子正見唯君子爲能見此幾也非善惡兩歧之幾也孔子於乾三爻辭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正見唯知天理之至必求至之乃可以與幾亦非與善惡兩岐之幾也若繫傳云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則其義尤晰蓋幾者吉之先見正其辨介於凶處研得此幾則有吉而无凶故可以成天下之務耳再按尚書一日二日萬幾惟時惟幾惟幾惟康兼以釗冒貢于非幾則通主善一邊說更晰何者聖君學幾務于朝堂有不從善而從善惡之兩岐者耶唯善原天下之一故曰惟時惟幾惟

幾惟康耳若云兩岐其何以語將其何以得康哉且無以劃冐貢于非幾可云冐貢于非善惡之幾哉今周子是書乃云幾善惡蓋信漢儒補凶字之誤而未加考正耳或亦謂辨此幾之善介於其惡而非謂幾之有善惡也而驗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稍長無不知敬其長是動之微也知皆擴而充之則可爲天下之孝子可爲天下之悌弟可爲天下之仁臣義士可爲天下之元人善孰有大於是吉孰有大於是凶與惡安在哉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孔子繫傳又曰變化云爲吉事

有辯可証此幾是善端之發[illegible]辯之兆是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安可[illegible]善惡並時以並論哉愚末學無知安敢妄議周[illegible]但從周公孔子尚書之說似見幾字願真不得不一辯以正千古之謬耳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道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

師

或問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

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爲天下善也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
過則可賢

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
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
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
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易曰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

其用無窮矣

順化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禮樂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愛敬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

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樂上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如此

樂下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公明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

理性命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問此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

萬川相似

顏子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

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

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

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師友上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師友下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

聚不亦樂乎

過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文辭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聖蘊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溥亦甚矣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是也

乾損益動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誠字衍）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

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决

家人睽復无妄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玆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

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富貴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陋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刑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

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也

孔子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

孚乎

蒙艮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卟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汩則亂亂不决也愼哉其惟時中乎

童蒙來求於我而我以正道果决其所行如筮者卟神以决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决其所行也卟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决其所行也汩再三也亂瀆也不决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蒙者既失

其靜而清之本體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
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時中者教當其可之
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
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
也深乎

通書後錄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

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程伊川見康節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胡五峰曰通書四十章周子之所述也舟若稽古

孔子述三王之道立百王繼世之法孟軻氏闢楊墨推明孔子之澤以爲萬世不斬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啓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

朱子曰濂溪之圖與書雖其簡古淵源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語諸學者講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其施則善始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之志顏子之學而邑氏傳之以覺斯人者亦豈有以外乎日用之間哉○

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性理指歸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姚舜牧曰編性理者於周子載太極圖說通書於張子載西銘正蒙於邵子載皇極經世於朱子載家禮易學啓蒙於蔡子載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內篇是矣二程夫子所著亦傳胡獨闕然不載於篇首也且明道定性一書何亞於通書西銘哉伊川易說春秋說及他著固不能盡錄然論顏子好學一篇固作聖之正範也胡併不載於是編耶愚因覽近思錄而得之將二書分載於通書之後使後

學知周程張朱所以繼絕學於往聖開羣蒙于萬世者固各有可見者耳若二程夫子固不以是編之載不載爲重輕也

定性書

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

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

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真西山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于中則當靜之時固定也動之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

物而往非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即事也事即理也故曰無內外夫能定能應有寂有感皆心之妙也所以然者性也若以定與寂為是而應與感為非則是以性為有內外也事物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曷嘗有二乎哉知此則無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顏子好學論

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

謂自明而誠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出處語默必如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

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以至健位乎上父道也地以至順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兩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

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擬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
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
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
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狥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
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
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

其性則不僻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頴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頴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

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

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奉厚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總論

程子曰西銘一書推理以存義擴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横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巳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横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横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而見不可謂不是也○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尹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楊龜山曰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朱子曰天地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踈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

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踈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西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西銘有箇直勞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

何而可強借耶

饒雙峯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

性理指歸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姚舜牧曰後學者亦知覺性理一書矣但看太極圖說通書西銘則樂爲講解至正蒙則師不能解弟不能領輒廢卷併其後俱不覽是可嘆也愚因摘其中易簡不難知者載于編而極力苦心之語卒難領會者姑置勿錄庶後學可無廢卷而張子之所爲張子者亦畧可見於數條固不必其悉備也

橫渠自言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

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睟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

正蒙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

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緼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姚舜牧曰孔子曰無而爲有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曾子曰有若無有無二字聖賢言之多矣子厚乃日無無無無是釋氏語渠學原向釋氏來故

贊之者曰晚逃佛老即此語看來尚逃佛未盡也

不可以不辯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待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

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之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
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唯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

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姚舜牧曰論氣於海水曰氷曰漚足以明聚散之歸太虛矣於氷曰才於漚曰性却甚費解

生有先後所以爲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凉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

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

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

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

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

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

理窮欲人爲之招也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

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

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

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狥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姚舜牧曰此物我二字極佳天地與我皆物也我不能成其爲我則非物矣中庸云不誠無物是也其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乎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斯可稱以道體物我乎道體可以物我豈不至大斯語當加深省

獨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

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眞所謂疑氷者與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
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
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
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
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
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
不能究所從也 釋氏謂眼爲色根耳爲聲根鼻爲香
根舌爲味根身爲觸根意爲法根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易無思無爲受命乃

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教人者必知至道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知至道之難易知德也知人之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者以此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推之天下施之無窮必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乎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愛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

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盈和而正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

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志

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狗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

人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者了之陋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大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陳潛室曰橫渠此說不要作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主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稽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東銘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